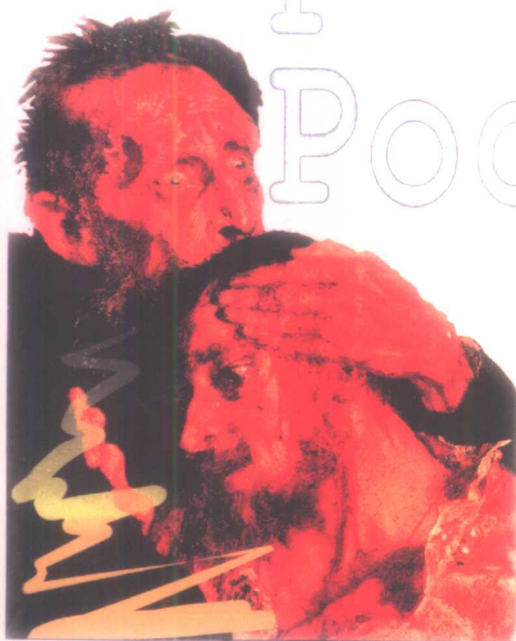




别了， 俄罗斯！

〔意〕朱利叶托·基耶萨 著
徐 葵 张达楠 译
王 器 宋锦海

Прощай，
Россия！



新 华 出 版 社

别了，俄罗斯！

〔意〕朱利叶托·基耶萨 著

徐 葵 张达楠 译
王 器 宋锦海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了, 俄罗斯! / [意] 朱利叶托·基耶萨著; 徐葵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 8

(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书名原文: Прощай, Россия!

ISBN 7-5011-4911-9

I. 别… II. ①朱… ②徐… III. 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D751.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3193 号

Прощай, Россия!

Джульетто Кьез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由作者授予新华出版社

别了, 俄罗斯!

[意] 朱利叶托·基耶萨 著

徐 葵 张达楠
王 器 宋锦海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机工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180,000 字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911-9/D·782 定价: 20.00 元

译 者 的 话

自苏联解体后，从 90 年代初以来，在俄罗斯联邦成为独立国家的开篇历史上，曾由总统以掌握全部权力决定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执政方式和采取许多令世人难以预测的政治行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叶利钦时代，已经随着叶利钦总统本人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天，即 1999 年 12 月 31 日宣布提前辞去总统职务而正式宣告结束。叶利钦时代虽然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但其间发生的事件之多和事态变化之大却是相当惊人的，而且有些事件还带有某些神秘的色彩。例如 1991 年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中宣告苏联解体的聚会，1993 年在莫斯科的炮打白宫，1993 年底叶利钦宪法的制定和通过，1993 和 1995 年的议会选举，1996 年的总统选举，90 年代中发生的车臣战争，私有化的实行和金融工业寡头的出现，叶利钦“家族”在俄罗斯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等等。尽管还在他下野之前，当各方面的迹象显示出叶利钦时代正在走向终结的时候，国内外有些学者就已开始对叶利钦时代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很多情况对许多人来说至今还不是很清楚的。因此，今天在叶利钦时代成为历史的时

候，人们自然会希望对俄罗斯的这段历史和在这一时期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能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清楚一些的了解。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基耶萨的这本书是可以为读者提供一定的帮助的。

作者朱利叶托·基耶萨是意大利的新闻记者，1940年生于意大利。他自1979年起就从事新闻工作。从1980到1989年，他是意大利《团结报》（原意大利共产党的机关报）驻莫斯科的记者。1989—1990年，他在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凯南研究所进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工作。从1990年起，他是意大利《新闻报》派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和政治观察家。他著有6部有关俄罗斯的著作。他在莫斯科度过的近20年的记者生涯中目睹了在原来的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这块土地上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他能讲熟练的俄语，且广泛结识苏联和俄罗斯的各界人士。这是他观察俄罗斯问题的一个有利条件。据说他的一个特点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能始终一贯地坚持自己对事物的观点和对世界的看法。

基耶萨的这本书写于1997年。全书从1996年6月俄罗斯举行的总统选举开头并以这次竞选为线索而展开的。它用新闻写作的笔调描绘了叶利钦“家族”、俄罗斯民主派与金融工业寡头以及美国派到莫斯科帮助进行竞选的顾问们是如何在幕后搞种种策划和计谋，以使叶利钦赢得这次竞选的。大家知道，在这次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叶利钦得到了35%的选票，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得到32%的

选票，相差甚微。这次选举的竞争十分激烈。俄罗斯的当权派着了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大国也为叶利钦着了急。最后叶利钦想方设法把在第一轮选举中处于第三位的列别德将军（得到 14.5% 的选票）拉了过来，才在第二轮选举中赢得了胜利。作者根据他掌握的大量材料在书中对这场竞选斗争作了相当生动和详细的描绘。并由此展开在书中涉及到了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及其推行者盖达尔、丘拜斯和他们的美国顾问萨克斯与奥斯伦等人，处于困境中的俄罗斯军工企业、科研机构 and 大型企业，决定苏联解体的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巨头别洛韦日会晤的情况，第一次车臣战争发生的原因，叶利钦周围各派人物之间的钩心斗角等许多问题。作者对俄罗斯民主派及其政策，对美国在冷战后采取的对俄罗斯的立场与政策，都持批评的态度。作者说，他之所以把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别了，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的民主派改革家们不顾俄罗斯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丢掉了俄罗斯精神，照搬照抄在西方也有争论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东西，结果使俄罗斯陷入今天这样的灾难性地步，可能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改变这种局面。作者说他写这本书主要也是着意于批评西方在俄罗斯问题上的过错，他认为美国推荐给俄罗斯的不是民主、自由、市场等世界文明成果，而是已使这些文明成果改变了面目的西方价值观，美国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规则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俄罗斯。作者在书中明确说，他是爱好争论的，可以看出，书中有不少地方是作者为了同他的意大利和西方国家的同行就俄罗斯问题进行争论而写

的，也就是为意大利读者和西方读者而写的。

我国这几年出版了一些俄罗斯作者写的关于俄罗斯的著作，也出版过美国作者的一些有关著作。但似乎还没有出版过像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国家的作者写的这方面的著作。欧洲作家身处欧洲，有自己的处境和经历，他们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美国会有他们自己的认识与看法。尤其是像基耶萨这样一位看来是代表左翼思潮的新闻工作者，自然更会有他自己的对俄罗斯和对西方世界的看法。虽然本书的涵盖时间截止于1997年初，但由于这段时间中俄罗斯政坛上各种斗争特别复杂和激烈，因此它仍不失为一本对了解叶利钦时代有较大阅读价值的著作。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几个译者在翻译本书中的分工：代序和第一至第八章由徐葵（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译，第九至第十三章由宋锦海（同上单位研究员）译，第十四至第十六章由王器（同上单位研究员）译，第十七至第十九章和结束语由张达楠（同上单位译审）译。全部译文由徐葵和张达楠共同作了通校。本书原著为意大利文，我们是从俄译本转译成中文的。由于是转译，不论是在对原文的理解上，还是在文字的表述上都难免会有不准确或错误的地方，我们衷心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徐 葵

2000年4月18日

代 序^①

1、你的书，毫无疑问，包含着对今日俄罗斯政权和叶利钦总统推行的方针的尖锐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在您看来，俄罗斯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去求得自己的复兴？

——我认为许多世界知名的学者向俄罗斯建议的经济方针是最良好的方针。其中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如肯尼思·阿罗（斯坦福大学）、劳伦斯·克莱因（宾夕法尼亚大学）、瓦西里·里昂惕夫（纽约大学）以及一些有名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如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奥列格·鲍戈莫洛夫、尼古拉·什梅廖夫等。这个模式完全不同于主要由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斯·奥斯伦制定的“哈佛”模式。

① 这篇采访刊载于1997年2月12日第6期《文学报》，该报同时发表了本书的片断。

至于说到政治，那么，在我看来，很清楚，今天“民主派”这个词对千百万俄罗斯公民来说具有骂人的性质。

2、您的立场在某些方面同俄罗斯的极左的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出版物的调子是相符的，你不为此感到难堪吗？一个西方国家的记者是不是突然成了久加诺夫和普罗汉诺夫的志同道合者？

——我完全不感到难堪。首先是我们的动机是不同的；其次是因为如果俄罗斯的反对派部分地说出对政府的正当批评，那不是我的过错；第三是因为仅仅由于有些批评者的观点有时同反对派的观点相符，就以此作为封闭批评者的嘴的论据，我认为这种论据是带有麦卡锡主义性质的。我希望，同我的论战要在“以论据对论据”的风格中进行。要不然的话，四位西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也会成为共产党人了。

3、您不久前把一家有影响的具有自由派倾向的俄罗斯报纸，说成是最有趣味的，但也是最有倾向性的报纸。你是否认为，人家也可这样来说您这本书？

——我可以引用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比耶罗

·果贝提^①的一句话来回答：如果全部真理都在一方的话，“所罗门式的裁判”^②自然是有倾向性的。

4、您对俄罗斯说“别了”，您对俄罗斯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写这本书，主要意在批评西方的立场。这就是说，我还抱有希望，有些东西可以改正过来。因为我相信，正如不久前威廉姆·帕夫所写的，西方提出的不成功的建议可以把俄罗斯变成一颗炸弹。我看到，俄罗斯迄今所推行的方针，对这个国家中过去和现在存在的一切价值观，对它的文化、道德、科学，对它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都是灾难性的。我作为俄罗斯的一个朋友，看到它会失去它所具有的所有这些价值和尊严，感到很可惜；而作为西方的一名代表，随着俄罗斯的崩溃和瓦解而将出现的世界平衡的破坏和巨大的真空使我感到不安。

5、您如何解释您反对西方对俄罗斯采取的立

① 果贝提（1901—1926）意大利文学评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曾为共产党刊物撰稿，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译注

② 所罗门系古代以色列王国国王（公元前十世纪）。《圣经·撒母耳记》记载，所罗门智慧过人，有二妇女讼于所罗门前，争夺一婴儿，各称自己是婴儿的生母。所罗门佯命将婴儿劈成两半，分与二人。一妇同意，另一妇则坚决反对。所罗门乃断定后者为婴儿生母。——译注

场？也许，您总的说是一个反西方分子？

——我认为，西方的主要价值观——自由民主、多元化、市场、个人自由，这是世界文明的成果。问题在于，西方顾问们向俄罗斯建议的不是这些价值观，而是对这些价值观所作的特定的新自由主义的解释。上帝保佑，在西方也远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种解释的。

目 录

译者的话 徐 葵(1)

代序 (1)

第一章 美国的胜利 (1)

第二章 拯救叶利钦 (10)

第三章 四个火枪手 (17)

第四章 我们是如此机灵 (33)

第五章 车里雅宾斯
克—70 (43)

第六章 多少劳动白费劲 (61)

第七章 俄罗斯的自由派 (72)

第八章 车臣 (81)

第九章 木制村姑套娃 (95)

第十章 苏联的终结 (108)

第十一章 圣像 (131)

第十二章 国内外的吹鼓
手们 (141)

第十三章	休克,但没有 疗法	(164)
第十四章	输家的苦楚 境地	(183)
第十五章	全民选举出来 的人	(203)
第十六章	气势非凡的 “八巨头”	(227)
第十七章	鲍里斯·戈杜 诺夫	(254)
第十八章	挑拨离间的 高手	(266)
第十九章	拉斯普京现象	(280)
结束语		(305)

第一章

美国的胜利

“事情的结局一般都不是事先就决定的。叶利钦的支持率在上一个冬季一直保持在一位数水平上。有许多原因可以说明命运的变化，但是其中有一个决定性原因却一直是一个秘密。”这个并不掩饰作者高兴心情和用词有些过于推敲的表白，发表于1996年7月15日的《时代》周刊上。所用的标题（《拯救叶利钦》）和副标题（《揭开秘密的历史事实：四个美国顾问如何利用民意调查的材料、分析小组的报告、广告宣传的错误和美国选举运动的一些技术手段帮助鲍里斯·叶利钦取得了胜利》）应当是在表明美国人取得了胜利。

在特定的和确是很重要的意义上，《时代》周刊是正确的。在其他国家举行的选举中，还没有那一次选举的胜利像这次选举那样，成了“美国的”胜利。确实，美国早在选举运动开始之前就希望使他掌权的那个候选人取得了胜

利。还在1991年美国就把他选为最合适盟友的那个人取得了胜利。华盛顿再也不能梦想取得比他更重要和更好的盟友了。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他的前苏联及其势力范围问题的忠实顾问塔尔伯特的帮助下就这样把赌注压在叶利钦身上，把他看作自己在促使俄罗斯转向民主和市场的斗争中的宠臣。

柏林墙倒塌后已过了近7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事情都发生了：苏维埃帝国和苏联共产主义结束了；冷战终结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垮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受到了炮轰。在大洋那边看着这一切的人能不感到胜利者应有的骄傲吗？俄罗斯——这个不由自主的苏联继承者，几乎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是一个世界大国，终于又被挤入了它在17世纪中叶所占有的领土范围之内。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前之时开始还从未变得如此卑微可怜，如此边缘化，如此无可争议。在这次纠正它的悲剧性伟大的后撤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鲍里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首先开始退却，但在西方看来由于他力图保存苏联，所以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鲍里斯·叶利钦则与戈尔巴乔夫不同，他用一个为了“关店歇业”而想尽快摆脱一切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实用主义实现了一切。

现在，在世界各国的许多政权机构中，人们把鲍里斯·叶利钦看作是自由和市场的捍卫者。诚然，此人常给人以相当不快的感觉，喜欢喝酒，不时采用庸俗的方式当面撒谎，他周围围着一帮可疑的人物，在西方广大人士（他

们不论在过去和将来都喜欢戈尔巴乔夫，而不喜欢叶利钦）心目中他使人觉得可爱之处很少，他爱好用拳头敲桌子的办法来处理国内问题，如这还不行的话，就用大炮来轰，他在车臣无情地消灭自己的公民，而且总是小心翼翼地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周围某个人的肩上。但是他无可指责地维护着西方的利益，这一点就足以让西方对他的所有缺点都视而不见。

有两个主要定理需要加以证明：一个定理是鲍里斯·叶利钦自以为他在维护的利益是否真正符合西方的利益（具体说是谁的利益，而且这种状态会维持多久？），还有一个是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总体上是否同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利益一致？是的，因为现在还没有人关心来做这件事，所以这些定理还有待证明。现在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说法，说俄罗斯在1992年到1996年期间实行的在经济、文化和军事上自我否定的具体模式，最终解决了它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问题，只是这种说法不能认为是一种证明。遗憾的（许多西方领导人是这样看的）是，许多俄罗斯人对这种说法是表示怀疑的。甚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应该说他是了解俄罗斯的）也说，俄罗斯这几年“在走出共产主义的所有可能的道路中”选择了“一条最糟的路”。其实，正如我们在后面就可看到的，有许多依据可认为，鲍里斯·叶利钦追求的无非是出自他的权力欲望的个人野心利益、报复（对戈尔巴乔夫和为自己的过去）利益，而不是自己国家的利益。所以在他认为取得西方支持是他实现自己图

谋的唯一手段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美国（以及追求同样目的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的支持。

同样不能排除，在华盛顿有人确实认为，似乎解决苏联共产主义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合乎道德的”办法就是这样的。这些问题已如此长久地使人们感到忧虑和恐惧，以致于产生了一旦有可能就用一锤子办法一下子把它解决的欲望。但是这就意味着不是去管理国家，而是搞报复。不是去寻找“正确的”或“合乎道德的”解决办法（说实在的，这是唯一能经久下去的解决办法），却要把自己的生活规则和生活方式强加给的别的民族。也不能排除，前共产党干部鲍里斯·叶利钦及其顾问们（布尔布利斯、沙赫赖、波尔托拉宁、舒梅科等）的低下的政治文化使他们相信，只要把共产主义和国家全都毁掉，就能使“善良帝国”的思想断然取得胜利。也许情况就是这样的，可是不应把这些当权的老粗们的不高的政治文化当作他们的聪明智慧。不幸的是，他们中许多人完全不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更不了解西方在这些问题上正在进行的那些讨论：由于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他们根本无法弄清这些问题。

是的，他们怎么能够知道“福利社会的危机”和在那些年（仅在那些年）中崇尚非调控经济的人，也就是向里根和撒切尔献计应实行什么政策的人所取得的胜利呢？试问，他们对令西方最有知识的人感到担心的问题能够知道什么？能不能期待苏联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政治人才（也就是对最新的思潮很少了解的人才）会去选择最明智的、最